卡薩爾斯(Pablo Casals)於上世紀三十年代末灌錄的一套巴赫(Johann Sebastian Bach)《無伴奏大提琴組曲》(Suites à Violoncello Solo senza Basso, BWV 1007–1012),至今仍被奉為古典音樂錄音史上「經典中的經典」,從最初推出的78轉黑膠唱片,到後來的33以轉LP,逾半世紀以來從未斷版。EMI於一九八八年首次推出的CD版,音效差劣,頗受劣評。最近二十年,便見有Pearl (1999)、Naxos (2000)、Opus Kura (2003/2010)以及EMI自家重新混音 (2003)的多種版本面世。唱片推出七十年後,仍有許多品牌致力彌補當年錄音技術的不足,多少反映了這套錄音的重要性。

事實上,卡薩爾斯此錄音不但確立其大提琴一代宗師的崇高地位,更把巴赫這部一直受人遺忘近二百年的作品成功活化。今天,《無伴奏大提琴組曲》被高舉為巴赫的最高傑作之一,而卡薩爾斯的傳世演奏,則啟發了傅尼葉(Pierre Fournier)、托特里耶(Paul Tortelier)、羅斯托波維奇(Mstislav Rostropovich)、史塔克(János Starker)、馬友友、麥斯

基 (Mischa Maisky)、伊瑟利斯 (Steven Isserlis)等大提琴名家,繼續為深入組曲音符背後的高遠境界而努力。

這些首屈一指的名家,泰半都曾從學於卡薩爾斯。但卡薩爾斯不僅是一位大提琴大師、有教無類的音樂師長,也是出色的指揮家、作曲家、民主鬥士、加泰隆尼亞(Catalonia)的民族英雄,以及人道主義和反法西斯的象徵。這位大提琴宗師的傳奇色彩,絕不亞於他的《無伴奏大提琴組曲》錄音。也可以說,沒有這樣的人生經驗,實在沒可能奏出那樣氣度恢宏的音樂。

全套錄音,約長兩個小時,但錄製過程卻花了整整三年,涵蓋整場的西班牙內戰(1936-1939)。這場內戰,不但響起了戰地鐘聲,也為古典音樂錄音史聳立了一道絕嶺雄峰。

歷史學家視西班牙內戰為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奏。原為西班牙本土的左翼和右翼之爭,因為佛朗哥 (Francisco Franco) 發動的武裝叛變得到納粹德國和法西斯意大利的支持,而西班牙共和國政府則獲蘇聯作其後盾,迅即演變為一場「反法西斯」和「反共主義」的意識形態戰爭。共和軍打着民主、自由的旗號,於國際間得到逾三萬志願兵的援助,以及藝術家、文學家的聲援。畢加索 (Pablo Picasso) 的名作《格爾尼卡》 (Guernica),便是這段時期的作品;曾親身參與戰事的奧威爾 (George Orwell) 和海明威 (Ernest Hemingway),也分別寫成了《向加泰隆尼亞致敬》 (Homage to Catalonia) 和《戰地鐘聲》 (For Whom the Bell Tolls)。在那個沒有互聯網的年代,這些作品都向世界展示了戰爭下人民的情操、高舉理想主義卻言行不一的左翼實力、法西斯右翼的殘酷鎮壓、媒體炮製的謊言與扭曲等,並透露着對戰爭的迷惘、悲哀和無力感。

西班牙共和國,於內戰前五年才成立。共和政府於一九三一年, 給予加泰隆尼亞自治地位。自十五世紀時被併入西班牙王國的加泰隆 尼亞,一直在政治和經濟上受到壓迫,至十八世紀時,連其語言也被禁用。但加泰隆尼亞人的民族意識很強,像建築家高第(Antoni Gaudí),一生都以加泰隆尼亞人自居,而對西班牙人的標籤不以為然,亦從不說西班牙語。比高第出生稍晚的大提琴家卡薩爾斯,同樣以身為加泰隆尼亞人而自豪。西班牙內戰過後,佛朗哥針對剛萌芽的加泰隆尼亞文藝復興而製造的白色恐怖,禁絕一切加泰隆尼亞本土文化和語言,令卡薩爾斯更積極支持共和政府抵抗佛朗哥的國民軍,為維護加泰隆尼亞的和平、自由、民主,義無反顧地奉獻他的一生。卡薩爾斯不斷作義演籌款、於電台廣播他的演出時向各國領袖呼籲援助、調配衣食物資予逃亡至法國南部普拉德(Prades)的難民,身體力行地對抗佛朗哥的侵噬,成為西班牙和加泰隆尼亞人民的精神支柱。國民軍和長槍黨對他恨得牙癢癢的,攻陷塞維爾的里亞諾將軍(Queipo de Llano)更曾下密令,要生擒卡薩爾斯、齊肘斷其雙臂,以洩心頭之憤。

內戰於一九三六年七月爆發,其時卡薩爾斯剛登花甲之年。漫天烽火之際,加上自身安危亦受嚴重威脅,卡薩爾斯毅然接受了英國唱片公司EMI的邀請,灌錄整套的巴赫六首《無伴奏大提琴組曲》。在此之前,從未有人重視巴赫這套作品,間或有把其中某一二樂章演奏者,但把六首組曲的任何一首拉全的,卻未曾有,更遑論唱片錄音了。即使卡薩爾斯曾於一九一五年,錄下第三號組曲的其中四段舞曲,但全套組曲的錄音計劃,還是等到內戰時期才得落實。

這套組曲錄音代表着卡薩爾斯畢生藝術的精華。一八九〇年的一天,父親送了才十三歲的卡薩爾斯一把大提琴。那個下午,父子倆歡 天喜地於巴塞隆那一家又一家的二手音樂書店流連,找到了貝多芬《大 提琴奏鳴曲》等著名樂譜。無意間,卡薩爾斯看到了一部塵封的大提琴 曲譜,封面印有娟麗的筆跡,寫着「無伴奏大提琴組曲。教堂樂長約 翰·塞巴斯蒂安·巴赫所作」(Suites à Violoncello Solo senza Basso composées par Sr. Joh. Seb. Bach Maître de Chapelle)——音樂學家一致認為,這份手抄樂譜,乃出自巴赫第二任太太安娜·瑪德蓮娜 (Anna Magdalena) 的手筆。二百年前的巴赫,竟然寫了一套不用任何伴奏的大提琴獨奏組曲!卡薩爾斯如獲至寶,忙趕回家,馬上打開樂譜,忘我地感受樂曲的生命力在他的心田孕育。

此後十二年,卡薩爾斯天天琢磨這六首組曲,直至二十五歲那年,才敢首度公開演奏。據説卡薩爾斯一生,每天早上必在鋼琴上彈上一首《平均律集》中的前奏曲和賦格曲;每天也必拉一首無伴奏大提琴組曲作為圓滿當天的功課。如是幾十年風雨無間的熏陶,巴赫的音樂成就了卡薩爾斯音樂上和人格上的成長。筆者珍藏一段卡薩爾斯在鋼琴上彈奏《平均律集》第一卷升F大調賦格曲(BWV 858)的錄音,極為珍貴,雖然以現今的標準來聽,手法是過於浪漫,卻充滿個人風格,音色溫煦動人、造句猶如流瀉自深心的歌唱,感人肺腑。每天以巴赫音樂滋養心靈的功力,實在名不虛傳。

卡薩爾斯面對這套樂曲,猶如仰望一座巍峨高山一樣,如何登臨 絕頂,得靠一己不斷的思索深研。傳統對左手指法的要求、把拉弓的 右臂緊貼肋旁的奏法等,都不足以達到演奏這套組曲的技巧水平。卡 薩爾斯苦心孤詣的研究,全面革新了拉奏大提琴的技巧。但技巧還在 其次,更重要的是如何為組曲注入生命力。在缺乏任何錄音範本可作 參考、樂譜上也無任何速度和情感標示、學者研究亦鮮的情況下,要 進入音符背後的高遠境界,則需窮其一生之力來參悟。

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,當卡薩爾斯提着他那把造於一七三 三年的葛弗里勒(Goffriller)名琴,走進EMI位於倫敦艾比路(Abbey Road)的著名錄音室開始灌錄巴赫這部作品時,已對全套《無伴奏大提 琴組曲》經過近半個世紀的思索和沉澱,每個音符都精磨細琢、每段樂句亦已演練過千百遍,真正的千錘百鍊、爐火純青。可是,卡薩爾斯每次奏來,卻像是即興創作一樣,絕不機械僵化、冰冷呆板,深富生命的節奏、樂句都從心如歌唱出。六首組曲,調性各別、韻味各異,在卡薩爾斯的詮釋下,分別帶出樂觀、哀傷、英氣、莊嚴、騷動、田園的風采。

錄音的流程安排,一天分三段時間,上午十時到一時為第一段、下午二時到五時為第二段,傍晚七時到十時為第三段。最先灌錄的,是組曲中C大調的第三號。卡薩爾斯似乎對此第三號組曲情有獨鍾。他二十五歲時首度公開演奏的巴赫大提琴組曲,正是這第三號;一九一五年試為留聲機圓筒留下的錄音,也包括了這首第三號的大部分樂章。

其時共和軍與叛軍的戰事正酣,於馬德里大學城激烈交戰。保衛首都的民兵部隊,誓把馬德里成為法西斯主義的墳墓。國民軍得到德國和意大利的空軍協助,對馬德里肆意轟炸。共和軍頑強抵抗,傷亡雖然慘重,卻也使叛軍攻城失敗,唯有轉而試圖切斷馬德里與全國的聯繫,冀令其孤立無援,始集中火力一舉攻入。最先灌錄的這首第三號組曲,流溢的英雄氣概,似乎就是為馬德里戰役中的竭力苦戰的共和軍而奏。

當天傍晚,正準備灌錄d小調第二號組曲時,卻傳來英國外相貫徹 已商定的「不干預政策」,宣布禁止對西班牙共和軍提供武器裝備的消 息。當佛朗哥不斷得到德國和意國的軍火配備,國際間的「不干預政 策」,無疑是對共和軍面對的嚴峻局面雪上加霜。卡薩爾斯懷着極度沉 重的心情,令旋律哀愁的第二號組曲,更添一份落寞神傷。

卡薩爾斯在錄音室,一段復一段地拉着組曲中的各首舞曲,深知 發出最微細的音色變化、甚或每個錯音,都像於時間洪流中冰封了一 樣,永傳後世。對於這位已屆六旬的提琴家而言,壓力之重實在難以 想像。灌錄兩首巴赫組曲,直如把他的生機元氣都掏空似的,錄音過 後,整個星期都倦癱在床,心神耗盡。

然而,有了第一次的錄音經驗後,卡薩爾斯重新調整對這套組曲 的處理手法,令經過錄音器的琴聲,仍可以讓聽眾每次把錄音播出時, 依然感到生氣盎然。他嚴苛自省地一再拉着這套組曲,花了一年時間 準備另一次的錄音。

一九三七年六月二日,卡薩爾斯再次走入位於巴黎的另一所錄音室,灌錄了第一和第六號兩首組曲。此前兩個月,國民叛軍剛空襲了西班牙北部巴斯克自治區的格爾尼卡城(Guernica)。舉加索為控訴這場人類史上第一次的地毯式轟炸,創作了一生最著名作品之一的《格爾尼卡》(Guernica),於六月完畫之際,意大利的法西斯軍隊,又炸毀了鄰近巴塞隆拿的格拉諾列爾斯(Granollers),傷亡甚重。七月份,畫作於巴黎舉辦以現代藝術和科技為題的世界博覽會作公開展覽。其後,於二次大戰期間,德軍佔領了巴黎、德國大使原想招攬他而於寒冬之際送上取暖用的燃料,卻給畢加索冷然拒絕;大使臨走前,出示一副《格爾尼卡》的照片,問是否他畫的,畢加索留下了著名的一句回答:「不,是你們畫的!」

錄音室內的卡薩爾斯,深知共和軍已迅速喪失據點,卻仍未動搖 馬德里守城軍民的堅強鬥志。加泰隆尼亞民兵,成為對抗法西斯軍隊 的最後一道防線。此次錄音,卡薩爾斯留下了充滿樂觀期盼的G大調 第一號組曲,也許是對共和軍的遙遙祝禱。不少人最初接觸巴赫的《無 伴奏大提琴組曲》,就是這首第一號開頭十六分音符琶音音組。翌日灌 錄的,是D大調的第六號組曲。卡薩爾斯特別為這首組曲賦予一份田



畢家索《格爾尼卡》(Guernica),原油畫藏於Museo Nacional Centro de Arte Reina Sofía,此圖為複製於巴斯克格爾尼卡城的壁畫。 圖片來源:Iules Verne Times Two / julesvernex2.com

園風光、一種和諧之美,刻意勾畫出民謠式的樸拙風韻,不啻為對國 民軍肆虐的強烈反諷。

翌年一月,佛朗哥的軍隊終於攻陷巴塞隆拿。幾日後,卡薩爾斯關上他於聖薩爾瓦多(San Salvador)莊園的大門,流亡法國,匿居小鎮普拉德。四月一日,隨着共和軍的投降,西班牙內戰正式結束。佛朗哥全面禁止加泰隆尼亞民族舞蹈和語言,對卡薩爾斯而言,又是另一記沉重打擊。卡薩爾斯眼看數十萬來自西班牙的難民,擠進法國為他們開放的集中營,寒風中飽受飢寒交迫、淚眼深藏國破家亡之痛,不旋踵便陷入深度抑鬱,於巴黎造訪期間,把自己困在臥房整整兩周。其後在友儕不斷勸諭下,才返回普拉德,以他於國際上的名聲地位,繼續向各國呼籲制裁佛朗哥、援助流亡法國的西班牙和加泰隆尼亞人民。可惜事與願違,英美法等國經過戰略上的考量,承認了佛朗哥的新政權。